

墮落花

3C 畢超玲

今天是輟學後第一天上班。我懷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在電腦前等待工作。終於，電話響起了悅耳的鈴聲。

「喂？」我按下綠色按鈕。

「請問你們收多少錢？」電話另一頭是把怯怯的女聲。

「四千塊有沒有問題？」我抑制住自己的怯意，特意把扯高了嗓門。

「沒……沒問題！」那女孩用更微弱而顫抖的聲音說。

約好了時間和地點，我便匆匆掛了電話。對方都不願意多談吧，起碼我是這樣想。

來到聯合廣場的正門，天氣悶熱得叫人喘不過氣來。白色連身裙，棕色手袋，是她了！

我遵照前輩的教導——先觀察一下。我若無其事地點起香煙，仔細端詳那個女孩。年紀大概比我還要輕，十五六歲左右吧，臉上卻缺少一股十六歲正值花季的青春氣息。一臉憂心忡忡的樣子，緊鎖的眉頭下，眼神總是空空地四處瞥望。口鼻小而精緻，惹人憐愛，清秀的臉蛋配上白色連身裙，有種清純的美感。

觀察良久，沒發現什麼異樣。我弄熄手中剩餘的半根香煙，壯起膽子上前問：「陳小姐嗎？」

「是……是。」那女孩的臉刷一下紅了。

「那麼我們上去吧！」我強裝鎮靜，好讓她覺得我可靠，但總覺得強烈而急速的心跳會把自己出賣。

旺角的唐樓，舊樓宇沒有電梯，斜陽只能透過那密小的舊式通風孔射入一縷的殘暉。昏暗的樓梯間骯髒而帶有異味，像是那家倒出來剩菜殘的餿味。我們沉默不語地踏上幽靜的梯級，也許彼此都能聽見對方的心跳。突然，女孩用把小得幾乎只能讓她自己聽見的聲音，打破這死寂的空間：「三個月真的沒問題嗎？」

「什麼？」我皺起眉頭：「你說什麼？」

女孩也許被我的反應嚇着了，沒有答話。我也沒有追問，梯間剩下我倆微乎其微的喘息。

六樓D室，是這間了。我在冷冰冰的鐵門上敲下暗號，門吱呀地開了。開門的是米姨，我領着女孩踏入房內。

房間並不大，散發一股濃烈而刺鼻的消毒藥水味。門後擺放了一張黑色仿皮沙發，沙發後面是一張蓋上白色帆布的床，床中間開了個圓洞，床底下放了個紅色膠桶。一切都很平靜，暗地裏卻彷彿有什麼在鼓噪着。

「米姨，這位是我剛剛跟你提過的陳小姐。」我提高聲線，隱藏心中的不安。

「哦，陳小姐嗎？這邊請。」米姨雙眼光亮，笑逐顏開。那個滿佈皺紋的笑臉在我眼中好噁心。我背着她們，一屁股坐在沙發上，獨自抽起煙來。

畢竟房子只有我們三個人，悄聲的說話還是傳入我耳中。

「連身裙嗎？」

「那比較麻煩，要整條脫去！」

「嗯。」

良久，米姨走過來，遞給我一千塊，悠悠說道：「走的時候要小心。」是一句叮囑，聽上去卻很不爽。我拿着一千元走到門前，還是忍不住回頭望一眼。

女孩下半身赤裸，睡在純白的床上，雪白的大腿間有條透明的膠管，硃紅色的血液通過透明膠管流向床底下的膠桶。女孩清秀的臉蒙上痛苦的神情，不時發出低聲的呻吟，黑色的眸子默默落淚。掛在一旁的白色連身裙，還是一塵不染，不動聲色的懸在架上。

我轉頭就走，砰地關上了門，實在沒有看下去的勇氣。再次走在這噁心腐臭的樓梯，蹲在角落狂吐，手中緊捏一千元，冒了一身的冷汗。我低下頭來望着手中的鈔票，罪惡感湧上心頭，悄然的流下淚來。為自己懺悔？為女孩心痛？還是為還沒降世的生命惋惜呢？

我拭乾淚水，逕直走下樓梯，站在熙來攘往的街上，茫然地覺得有點迷失……

教師回饋：文章刻劃細緻入微，觀察力強，逼真具體，簡直可作電影的素材；語言地道傳神，善用衣著服飾等細節去烘托個性與心理，使人物形象更鮮明生動。負責手術的米姨，令人想起《三更二之餃子》中的那個媚姨；鋪寫陳設佈置的纖毫畢露，又令人想到張愛玲《小團圓》中九莉墮胎的一幕。（曾達輝老師）

賞析與思考：正視令人噁心的罪惡時，怎樣克服內心的厭惡和不安？